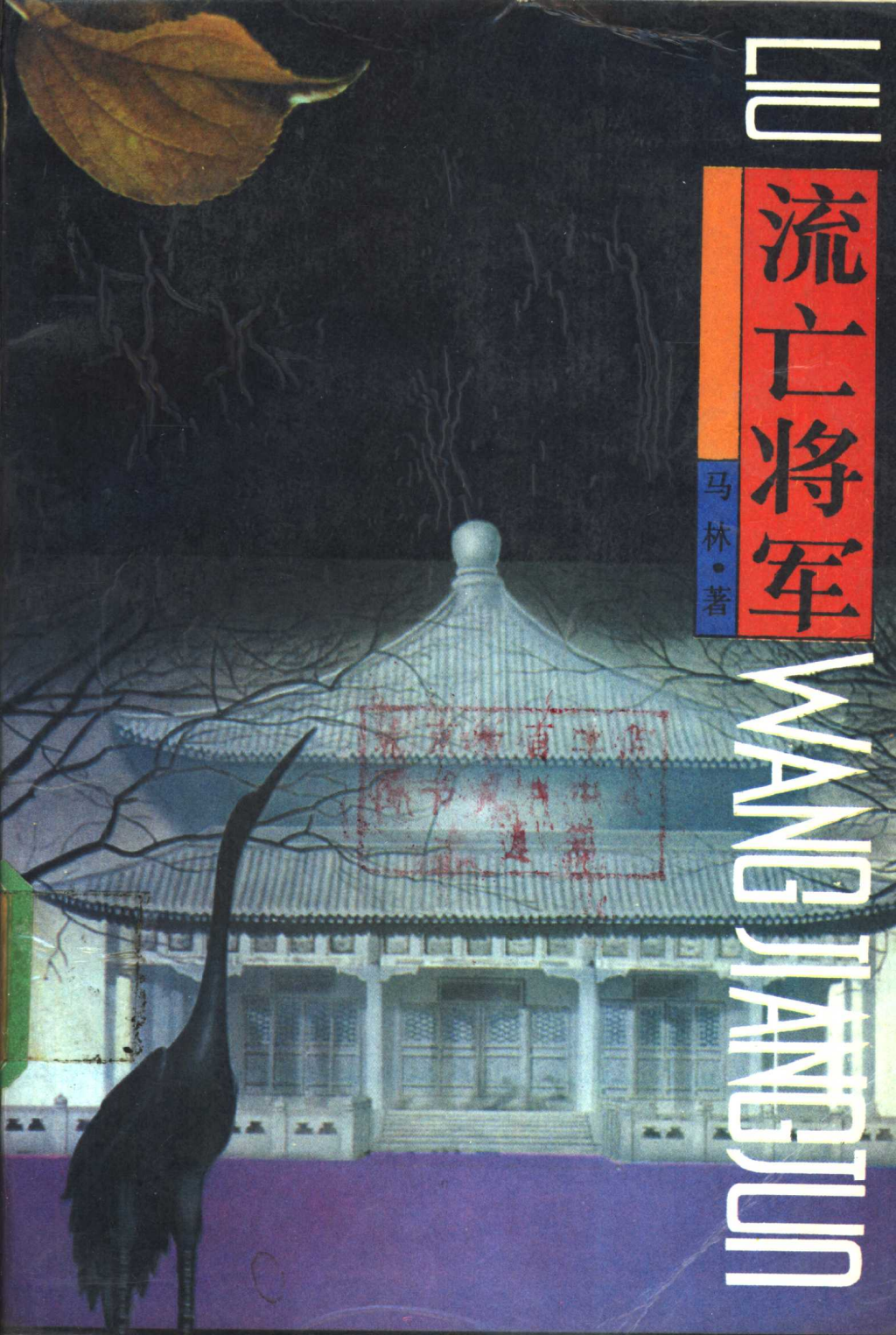


LIU

流亡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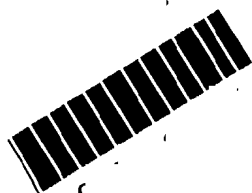
马林·著

WANGJIANGJUN



流亡将军

马林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彭 迎

封面设计：巴根那

插图：班 苓

流 亡 将 军

马 林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0.5印张 216千字

1990年1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5.20元

内 容 提 要

奈良城中，有一座古朴典雅的庭院，主人却是一位台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曾追随周恩来，在北伐时期一马当先；他曾与日寇浴血奋战，在南京城下赴汤蹈火；他曾反对台独，毅然拒绝了美国大亨的诱惑。然而，来到奈良，他却甘愿与鉴真为伴，沉浸在寺庙那袅袅的香烟里和平板的诵经声中。他不顾特务的威胁，默许妻子儿女部下一个个踏上通往大陆的归途，把异乡人的孤寂和对故土的苦恋留给自己。当他终于向来自大陆的黄埔同窗吐露真情时，无情的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题材独特，感情深沉，震撼人心。

松山国际机场虽比不上后来的桃园国际机场气派，但嵇九思是从那个不太气派的松山国际机场与台湾挥手而去的。

三辆漆黑锃亮的轿车，飞快地驶进机场大楼前的停车场，国民党监察委员嵇九思稳稳坐在车里。他满面红光，一头梳理得十分整齐的花白头发，两道浓浓的上挑的花白寿眉，一双沉着矜持的眼睛，虽说有些混浊，但仍不时地闪出逼人的目光。一副精致的银框眼镜架在他笔直的鼻梁上，挺拔的身躯着一身浅米色西装，脚登一双质地很好的柔软的白色皮鞋，显示出不同凡人的绅士风度。若不是面颊上那几点褐色的老人斑，的确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个年已六十八岁的老人。他的头衔不少，除了国民党监察委员之外，他还兼任着经济部顾问、文化工作会委员、外交工作会委员等职务。不过，这么多的官方虚职对他并无多大意义。关键在于他是埃克森·派勒公司的副董事长。这个公司在高雄、台中、楠梓三地各有一个加工厂，而他自己，持有这个公司的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六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之时，政治宦海上倒运的嵇九思卖掉了几处房产，用了自他父亲起在英国汇丰银行和美国花旗银行的英镑和美元存款，依靠他父亲在上海结识的老埃克森·派勒之子的力量，又巧妙地吸收了日本 W 财团的资本，加入了公司。就这样，嵇九思这位几经政治厄运的黄埔军人旋即重振旗鼓，在台湾又立稳了脚跟。但是不知是谁在背后捅了他一刀，他那幢在台北的八层钢架大楼出现了可怕的裂痕。

台湾的中央财团和地方财团通过各种渠道掣肘于他。不久前，他的高雄加工厂接到的生产定单从日本W财团转到了台湾国泰财团下的一个子公司，台中加工厂的定单也偏偏同时让台湾地方财团仁发公司悄悄从埃克森·派勒芝加哥总公司抽走。在他挨这一“刀”的时候，国际形势又似釜底抽薪，中美两国发表《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大陆中国。他棋错一着，在香港的股票市场上又栽了个大跟头。进入六十年代，经济战争犹如政治战争，嵇九思当初甘愿俯首美国埃克森·派勒公司之下建立起了如此规模的跨国公司可谓用心良苦了。美国象一只老鹰的翅膀，他多么需要这翅膀给自己挡风遮雨呵。

车尾向上轻轻一翘，在候机楼前停了下来。

“长官，请！”一个五十出头的司机给他打开了车门。司机人小精悍，是嵇九思从上海撤退时带出来的老部下。也是扬州老乡，名叫孙江泽。

埃克森·派勒公司驻台业务部主任樊燕青从最前面一辆车里跳出来，快步来到嵇九思的车前。他戴着一副蓝色眼镜。这是为了装饰。那年南京失陷时为了保护嵇九思他中了日本人的流弹，失去了左眼。樊燕青身材高大，两只皮箱拎在手里象拎着两只空荡荡的草篮。一张下巴青青的长脸，看上去普普通通，真难以让人相信他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江苏泰州人，算是嵇九思半个老乡。

第一辆和第三辆车上又先后跳下两个中年人和三个年轻人。五人当中最年轻的名叫王扬，陈诚一位副师长的遗腹子，是嵇九思把他收养大的。王扬曾在美国加州攻读过经济博士，是樊燕青的助手。另外四个人，两个王扬的好友，两个嵇九思昔日

军中同僚之子。这四个人趾高气扬，颇有武陵少年味道。大陆籍的国民党军人后裔，举手投足令人望而生畏。海关外，嵇九思停住脚回身望望送行的五个人，眯起眼睛，嘴角一抖，又马上转回脸去把手一挥，脚下的皮鞋踏响了光洁的水磨石地面，几步走出了海关。

“嵇老保重！”隔着海关，五个人先后行礼，表情都很激动。

樊燕青和孙江泽分别回转头，一边护持着步履稍有沉重的嵇九思，一边向送行的人不住张望。

人，很快闪过去了。

五位送行的人一动不动，直站了半个时辰。

“不是滋味，嵇老竟这样走了。”

“昨天在西门町吃饭，他还跟我父亲说他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台湾。”

“是呵，我昨天晚上第一次看见嵇老他们三位老黄埔一块儿落泪。”

“一切都是未知数，再过十年这些老前辈们会是什么样子啊！”

王扬半晌无语，酸楚难禁，他的眼睛模糊了。

二

飞机上用过了渐渐错了时辰的一餐。

嵇九思慢慢地用餐纸揩掉嘴上的油渍，缓缓地说：“这次航

班西餐味道不错。”然后向后一靠，微微地闭起眼睛。

左首的孙江泽吸吸鼻子：“长官，这可是美国牛排。哈，煎得够苦的。”

右边身体宽大的樊燕青生怕自己的胳膊肘碰到嵇九思。他歪着身子，两个膝盖几乎要把放托盘用的活动小桌顶上去。他剔着牙说：“我宁愿吃南京的板鸭，也不吃这美国牛排。”

嵇九思默默地听着，他不愿在这两位老部下闲谈时说话。但听说到“南京的板鸭”，嵇九思心里顿时感到怅然。

机舱里可以听得到发动机作响，在嵇九思听来，那似乎是他多年戎马生活中听惯了的炮声。那炮声由远而近，似乎越来越大了，而且，他微闭着的双目所感受到的那片混沌沌的红色，竟也渐渐地变成了一片腾空的烈焰。哦，那不是陷落的南京吗！南京，从吴淞口到南京城两岸的一草一木他都能记起它们的模样，他更熟悉南通、泰安、泰州、扬州、仪征这一线。少年读书处，青年游历过。金陵，这六朝粉黛的帝王之州失于敌手，南京中枢指挥失灵，部队成了孤军。他要率部队突围，沿江而上到芜湖。

“师座，芜湖很快也会失陷，抢险渡江才是生路，日后再报这南京之仇！”参谋樊燕青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师座，要当机立断，没有时间了，不然日军会把我们全部分割吃掉！”

江水拍岸，杂草瑟瑟，南京城炮声枪声响成一片。

“唉，长江天险哪，何险之有……”

樊燕青不顾嵇九思哀叹，喊来嵇九思的贴身卫士孙江泽：“看好师座，在这等我。”

不一会，樊燕青命令士兵抬来三个汽车内胎做成的橡皮船。他插腰站在一块石头上，怒目圆睁，大声冲着逐渐集结的一部分队伍喊着“要当死鬼、要当亡国奴的，就留下；要活命要报仇的就

跟我过江，在仪征集合！”

“嗖——嗖——”日本军的子弹压过来。樊燕青一个踉跄栽倒了，流弹打中了他的左眼。有人要去扶他，他自己挣扎着站立起来，啞拉一下，扯下一块衬衣，抹一把血，让孙江泽包扎好眼睛。

“跳江！”樊燕青吼着，铁箍一样地扼紧了嵇九思的手腕，与孙江泽一齐跳进小橡皮船。

夜色苍茫，十二月的江水砭人肌骨。昏沉沉的嵇九思在水中不久便清醒过来了。波涛汹涌，排浪如峰，三个人一会儿翻到浪尖，一会儿又象跌入深渊。江风裹着水浪，浪涛又借助着风威，轰隆隆！不分天上地下地向小舟涌来。他翻肠倒胃般地呕吐，用力把胳膊架在汽车内胎上。樊燕青和孙江泽一前一后护持着他，他们一边不停地用力划水一边紧紧拽住嵇九思的军衣背带。他们忘记了咒骂也不习惯于哭泣，任凭生命在大起大落地沉浮。嵇九思全身冻得僵挺，他又昏迷了过去。一股江水把他呛醒，混浊的江水夹带着腥气，搅得他胃肠不住地痉挛。他的一只胳膊和背带始终有两只手紧紧抓着。回首望去，火焰弥漫了石头城，映红了长江水，枪声还在响着。不用说，一场保卫国都南京的战役已兵败如山，骄横的日本军团可以面南而称王了。中华民国治下的老百姓呢？后来才知道，南京大屠杀震惊了全世界，中山陵下血流成河。绝望使他只觉得双眼热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了……

“师座，有我在，就有你在！”樊燕青叫着。

“师座，樊大哥说对了，看，北岸不远了。”

果然，向北望去，影绰绰的堤岸已经望见了。天色泛白，而南京方面仍旧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不久，在江北，各股打散的部队和北边没有损失的桂系军队会合了。在临时师部，嵇九思大宴残部将士，逐桌逐人斟酒，而后泪涌如泉，悲壮地高擎酒杯说：“先祭为保卫南京阵亡的将士一杯——”最后，他亲手把盏走到樊燕青和孙江泽面前，含泪良久，方说：“樊参谋，你是我的樊吟樊大将军，江泽，难为你拼着性命救我……日后不论贵贱荣辱，绝无相忘！”

飞机一阵紧促的颠簸，把嵇九思从回忆中催醒。舷窗外夜海苍茫，不见半点光亮。“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他耳边响起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

已入梦乡的孙江泽和微阖双眼的樊燕青都感到自己的手被一只热烘烘并且颤抖着的手抓住了。训练有素的两人都睁大了眼睛，他们警觉地扫视着周围已静静入睡的乘客，然后才注意到仰脸而坐的嵇九思眼角挂着泪水。

“长官！”樊燕青低声唤道。

“没什么。我想起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我们从南京西门撤到长江边下水渡江的事。”嵇九思两只手仍紧擦在樊燕青和孙江泽的手上。

“台儿庄我们也算报仇了。”孙江泽说。

“不。”嵇九思摇摇头。“我是说我这次出走吉凶未卜，说不定要重蹈覆辙呢。”

“长官，我们离开台湾正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孙江泽用另一只手轻轻按在嵇九思的手背上说。

“连累你了，你连老婆都扔了。我真不想让你们跟我走这条路。”

“那是离婚，费我一张支票罢了。我的结发妻和儿子在大陆扬州。”

听着嵇九思和孙江泽的对话，樊燕青闷了半晌才插嘴说：“长官，天无绝人之路，凡事要想得开。”

嵇九思脸做苦笑，声音沙哑地说：“好，我们找一个好地方一起养老，一起当寓公。”

孙江泽咬咬嘴唇：“长官，埃克森·派勒公司副董事长是您的，我们的前景还不至于那么黯淡。”

飞机上又陷入沉寂，樊燕青欲言又止，他清楚地知道，本月四日，嵇九思在监察会上听了外交部长周书楷的报告后，大发了一顿牢骚：“弹性外交？哼，把人心弹光拉倒！去年让人家从联合国撵出来，青天白日旗留着有什么用！”所以，他能揣测出嵇九思此次离开台北的隐情，所谓“商务工作”，怕只不过是借口罢了。

走了，走了，樊燕青心中怅然。台湾虽是个海岛，可毕竟还是炎黄子孙居住的土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这个铁石心肠的人又一次感到命运在捉弄人。在别人看来，他无家室无牵挂，然而他的心事又能向谁说呵。

三

到旧金山飞机场来迎接嵇九思的有二十多人。首先上来握手的是埃克森·派勒。这位跨国公司董事长有一头褐色的头发，两鬓却斑白了。宽大的额头，鹰钩鼻子，一双满不在乎的绿眼睛，说起话来嗓音宏亮，喉结蠕动，嘴巴的下唇同下巴一起突出出来。

“哈罗！”他拥抱着嵇九思的肩头，“我本想去台北，可是你却先跑来了。我的副董事长，你来美的消息一到芝加哥，我就决定必须亲自到旧金山来接你，我从来不动感情，可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感到美国的空气是多么新鲜。”

嵇九思确实有些感动，每次到旧金山总是总经理豪森去机场接他。而这一次，埃克森·派勒竟亲自来了，真是出乎意料。昨天人家把定单给了别人，自己被夺了饭碗，今天上门算账却碰上格外殷勤的笑脸。他竭力地要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握住对方的手说：“无论如何，我是要感谢董事长你的。”

这时，突然冒出几个记者模样的人，镁光灯频频闪烁，刺激了他的双眼。

“今天发生了一件足以震撼全球的大事件”，埃克森·派勒目光幽幽地盯住了嵇九思，“就在你这位国民党将军从东半球往西半球飞的时候，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到大陆中国，与周恩来握手去了。”

嵇九思怔住了，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一架照相机对准他的时候，他用左手挡住了自己的眼睛。片刻他又恢复了常态，克制住一时的慌乱，镇静下来说：“不管怎样，我作为国民党的旧军人从来是反对北平共产党政权的。不过此次赴美，纯系商务，与政府的事情一概无关。”

这时，大儿子嵇伯松拉着一个九岁的男孩子走到他面前，小男孩举起一束红玫瑰乖乖地说：“欢迎爷爷。”嵇九思忙俯下身将脸颊贴在长孙小嵇平的脸蛋上，一手接过鲜花，一手摸着他的头朝他额上吻了一下。嵇伯松凑到耳边悄声说：“台湾几个杂志报纸的驻美记者来了，有阿海派的^①，还有国民党海外工作部的，您说话请务必小心。”

嵇九思用眼神与儿子会意，表面上却显得轻松自在，他若无其事地同前来迎接他的家人们谈笑着。樊燕青手提皮箱不离左右，孙江泽与伯松一前一后，埃克森·派勒与嵇九思并肩在前，向机场外走去。

“请问监察委员嵇将军，这次到美国是否与台湾政局有关？”一个披长发的女记者冲上来。

“嵇将军会在美国定居吗？”又一个穿风衣的男记者也挤到面前。

嵇九思稍一皱眉，孙江泽和樊燕青有力的胳膊早把他们挡了回去。

为了避开台湾驻旧金山领事馆有可能出现的纠缠，嵇九思一离开旧金山机场就准备同埃克森·派勒一齐赶往芝加哥。一听说嵇九思立即要去芝加哥，一个热闹的欢迎场面立即冷清下来。小嵇平使劲地抱住爷爷的一只胳膊，嵇伯松无言地瞧着父亲，大女儿慧竹、女婿陆运昌脸上也流露出留恋与无可奈何的复杂神情。大家都默默不语。

埃克森·派勒陪嵇九思下榻在芝加哥希尔顿饭店。乘着埃克森·派勒请吃晚饭的机会，嵇九思旁敲侧击试探了这位洋董事长，芝加哥总公司为什么对自己在台湾的子公司釜底抽薪。埃克森·派勒不是糊涂虫，他让秘书把财政年度收支各种报表拿来，请嵇九思回房里去看。嵇九思收下报表，却并没有告辞的意思，他洒脱地把双手交叉在一起，讲起笑话来。

“有那么一对伙伴，一个傻得可怜，一个聪明绝顶。在同吃

① 阿海派是指当年没有到过大陆的台湾籍政界人士。

一个西瓜时，聪明人对傻瓜伙伴说：你吃西瓜籽吧，因为西瓜籽可以种许多西瓜。傻瓜说：行呵，我吃西瓜籽，那，谁先动手吃呢？聪明人转了一下眼珠说：你先用刀子把西瓜切开吧。傻瓜嘟囔着说：要吃西瓜籽就用手砸算了。不等聪明人醒悟过来，西瓜已被砸得落花流水。”

笑话说完了，高额头下面凹陷的一双绿眼珠凝住了，象一对玻璃球。瞬间，玻璃球突然转动起来，大下巴扬起，厚厚的下嘴唇笑成一个弧。“哈哈——”埃克森·派勒捧腹大笑：“真不愧是东方人的幽默。我的好朋友，嵇，你是真正的将军，你让我全部了解了你的心意。坦率说，属于你的定单给了别人，这是我的责任。不过，让我解释一下，这完全是参议院的一个提案逼得我做出这种不符合长远利益的选择。我很为难！”

嵇九思不喜欢别人在自己面前吸烟，但埃克森例外，他爱看他抽烟的那个姿势。一只长把烟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中间，身子微倾着，绿眼珠不时玩赏着鼻子里喷出来的烟圈，每吸完一口，那样子都象婴儿刚刚吮吸完乳汁，露出天真的满足，“我的好朋友，明天开董事会，我派车来接你。”埃克森·派勒的目光失去了笑意。

“董事会需要开，可是从现在起，孙江泽是我的全权代表，他兼管台北分公司及办事处一切事务。我嘛，打算休息一年，副董事长的事我让樊燕青先生全权负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台湾是存在的，我们不仅是贸易伙伴，也存在着道义上的责任。以我之浅见，台湾的位置在远东不比日本南朝鲜逊色。这个事实恐怕美国政府的有识之士不会看不见的。”

“呵，讲的好极了！”埃克森·派勒又笑了，“我从来没有怀疑福摩萨的重要性。我重申，我是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在麦卡锡时

代我把我工厂里的共产党分子全部清洗了。亲爱的嵇，如果你留在美国，也许有一天出现在美国国会上，用当年陈诚将军访美的声调向众参两院发表政见。嗯，最好有新的政见，对您对我们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一夜，嵇九思毫无玩赏之心，他拉上窗帘，把漂亮的芝加哥夜景关在窗外。他独自一人，披上睡衣，仰卧在沙发里，闭着眼睛。

埃克森·派勒提到陈诚，勾起了他的思绪。他曾在第六战区、在陈诚手下工作。那时，他对国家的政治前途真可谓信心十足。但是，祸来天外，蒋校长听了戴笠的话，以为他的军中有人头后长了反骨，一道手谕，他被关进中美合作所。漂亮的幻想气球让手毒心狠的戴笠捅破了，那漫长的审讯逼供使他这校长治下的黄埔学生悟出一条道理：既然做了校长的学生，决不能有半点妄想。到了台湾，依旧如此。郭庭亮因兵谏受到严惩，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有功之臣孙立人照样终生遭软禁。那次要不是有陈诚长官，毛人凤当年怎么能把他从中美合作所里放出来？

他不敢想下去，从墙角小酒吧里取出冰凉的矿泉水，打开，斟在一个玻璃杯里，明明是冬天，他却感到心里好似燃烧着一堆干柴，火烧火燎，喉咙发干，嘴巴粘苦。一仰脖，矿泉水喝下去，心里才开始清爽。但是，埃克森·派勒的话又象一股浑水，在他心底搅腾起来。为了一个国会议案出卖自己国外子公司的合作伙伴，难道自己政治上的失势已经波及到了经济？尼克松去大陆和周恩来握手，台湾的政权该受到多大的打击哦！周恩来，又是周恩来这个令人叹服的人物。一九四一年在重庆国共会谈，他在一次会后对嵇九思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军人讲过，他希望打败日本人之后，能够回到他母亲的坟前扫墓。当时人们听了寂无

声响，有的甚至在叹息。周恩来那富有中国人情味的负疚表情更是深深打动了嵇九思。这位黄埔的政治部主任握着他的手，那情景恍如昨日。怪不得大陆外交势如破竹，台湾外交发生了不间断的雪崩。旋转，世界都在跟着大陆一起旋转。这是一个什么兆头？嵇九思想起樊燕青一路保护的那只从台北带出来的小皮箱，心里揣满了不安和烦恼。继而，他站起身，对着一面大镜子端详着自己的面容和一身装束。还不老，不老就有希望。

老行万里全凭胆，

吟响千峰屡掉头。

他踱着步子背剪手，吟起清代诗人袁枚的诗句，宽敞的屋子静静的，越发让他玩味起这两句诗的味道。

柔和的电话铃响了。嵇九思走到床头拿起听筒，他想一定是儿子打来的。房子是他亲自订的，只有他知道自己住在这里。

“是嵇将军吧？几年不见好想你嘞。”对方口气亲昵，一口四川腔，弄得他十分惊异。

“呵，我是大使馆里的，贵人多忘事哦。当年一块儿在早稻田念书，我比您小三年级，喜欢日本剑术，不记得了？”

嗯，他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人，在大陆是毛人凤的红人，到台湾抱上唐纵的粗腿。这个叫钱纪的家伙曾在无锡王昆仑的花园里围捕过太子派的人。四六年春天又是他闯进嵇九思在南京颐和路上的私宅，向他打探陈诚平日生活嗜好与言谈。

“什么事呵？”

“是这样，将军有空时，请您吃一次便宴。老同学，异地相逢，我该尽地主之谊哟。”

“不用了，这次商务出差不敢打扰你们。”

“都知道您到美国了。一时不便，我们可以再找个时间，不知您在美国要呆多久？”

“不用费心了，”嵇九思说，“阁下如要尽地主之谊，我的商务活动请予关照。”说完，便管自放下听筒。对方似乎还在说什么，他无心理会，只暗骂道：“得志小人！”

四

嵇伯松开着新出厂不久的道奇车与樊燕青一起把父亲接回纽约郊区的别墅。这是一座乳白色的高级住宅。不算小，只是由于树木环绕，小楼又是横向设计的式样，从远处望去，它在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建筑物中不太醒目。但这更显示出主人独具匠心。

天气晴朗，太阳暖融融的。四周很静，偶尔听见几声汽车喇叭声。

“爸爸，这里要比台北冷清多了。”伯松一手扶着方向盘，扭过脸对父亲说。

“千金难买一静。”嵇九思舒服地在车里伸直腿，微笑着，“读点书，散散步，打打高尔夫球，陪孙子画画画，到古董商店和拍卖行逛逛。嗯，深居简出，先当寓公嘛。”

“您这次离开台湾就不要再过问那些缠不完的事了。家里住些日子，我可以请假同樊叔一齐陪您去美国南部散散心。二月里，南方好。”